

河南安阳辛店商代晚期铸铜遗址 2016 年发掘简报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6 年 4~7 月，为配合安阳市西北绕城高速公路建设，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南省安阳县辛店村西南（今安阳市北关区柏庄镇辛店村）清理了一处商代晚期聚落和商代晚期大型铸铜遗址。该遗址与殷墟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与族属，是殷墟之外安阳地区商代晚期的重要文化遗存和青铜铸造的重要遗址。

一 概况

遗址位于安阳市中华路北段，安阳县柏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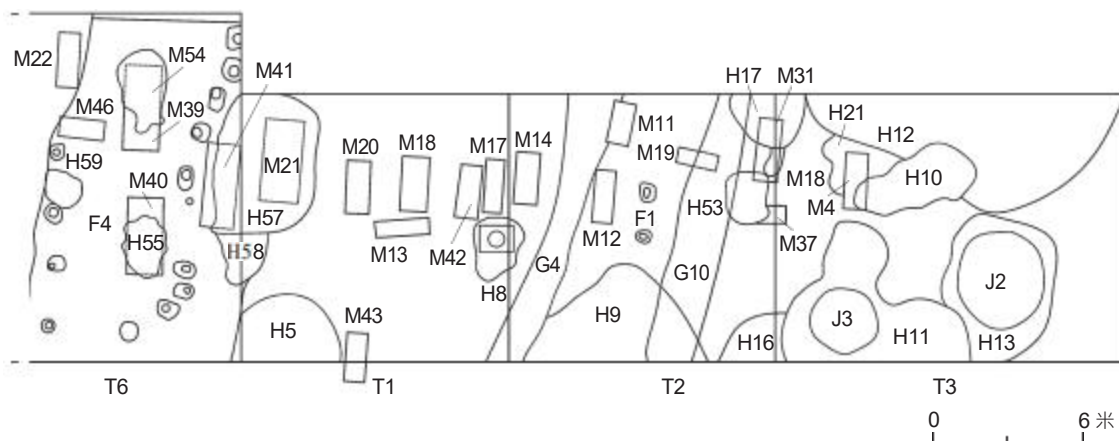
图一 遗址位置示意图

镇辛店村西南地，东苏度村北地，中心坐标为北纬 $36^{\circ}11'39.356''$ ，东经 $114^{\circ}22'52.345''$ ，海拔 56.41 米（图一）。遗址西南与殷墟宫殿宗庙区直线距离约 10 公里，北距邺城遗址约 9 公里，西北距西门豹祠 6.1 公里，距曹操高陵约 12.2 公里。该地域原为农田，地势平坦。商代地层埋藏较浅，上层经过土地平整。

2016 年 5~7 月，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此次绕城高速公路占压的遗址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共布 10 米×10 米探方 8 个，遗址面积 920 平方米，清理墓葬 48 座，总计发掘 1360 平方米。清理一批商代晚期房基、道路、灰坑、窖穴、烘范窑等铸铜遗迹及商代晚期墓葬（图二、三）。灰坑等遗迹内出土大量商代铸铜用的陶范、陶模、陶芯、陶片、炉壁、砺石等，墓葬中出土有青铜礼器、漆器、玉石器、陶器等。

二 地层堆积

此次发掘区域遗址地层堆积丰富，地层分



图二 遗址平面图局部

布较为清晰。以探方 T6 北壁 (图四) 为例介绍如下。

第①层：耕土层。深灰色，质地较松软，厚 0.25~0.35 米，内含陶片、瓷片、石灰块、砖块、植物根系及现代垃圾。

第②层：唐宋文化层。黄褐色土，质地较硬，厚 0.5~0.54 米，内含唐宋时期陶片、瓷片、炭粒、砖块。

第③层：汉代文化层。红黏土，质地较硬，

厚 0.25~0.4 米，内含汉代陶片、砖块、瓦片、红烧土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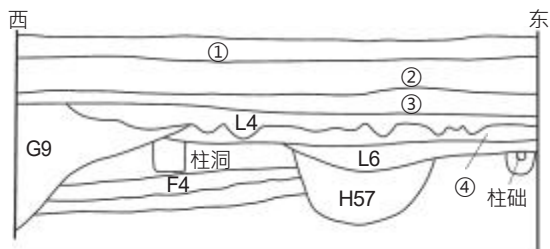
第④层：黄淤沙层。质地较软，厚 0.25~0.5 米，较纯净。

第⑤层：商代文化层。灰色土，质地较硬，厚 0.15~0.2 米，内含陶片、兽骨、木炭粒、红烧土块，还出土有铜渣和陶范块。

商代文化层距地表约 1.6 米，与刘家庄北地等商代遗址相当。地层关系表明，在殷墟时



图三 遗址鸟瞰



图四 T6北壁剖面图

期这一区域与宫殿宗庙区、刘家庄北等地相比，地势相对差别不大。

三 与铸铜有关的遗迹

主要有灰坑、窖穴、水井 63 处，商代房址 5 处，商代窑址 2 处，商代道路 2 条以及阴范坑、烘范窑、陶范坑等商代铸铜相关遗迹多处。

(一) 房址

5 处。

F4 位于 T1、T6 内，南北向，方向 10°。F4 位于 L6 下（L6 位于第④层下，为商代道路）。F4 西侧被 G9（G9 开口于第③层下）打破，东侧分别被 H56-H58、M41 打破，中部又被 H54、H55、H59、M39、M40 打破。F4 东西两侧被毁严重，宽度不详，F4 南侧因无法布方发掘，遂采用洛阳铲对其进行卡边定位，经钻探后可知 F4 南北长 15 米。房基夯土层厚 0.6~1.5 米，东西有 3 排

柱洞，柱洞呈南北向分布（图五、六）。部分柱洞内有鹅卵石，柱洞填土均经夯打。F4 东侧约 10 米为 F1，西侧约 8 米为 F2，从出土遗物、开口层位和遗迹相互间的关系来看，F1~F3 应属于同一时期的建筑，时代约为殷墟二期到殷墟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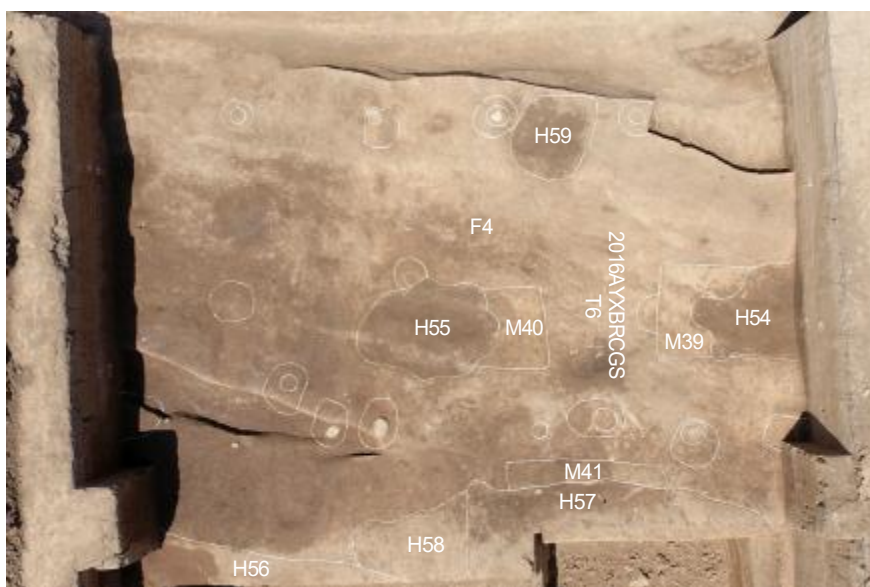
(二) 灰坑、窖穴、井

63 处，其中商代灰坑、窖穴、水井 54 处，约 30 处商代灰坑（包括窖穴和井）中出土有陶范，共约 800 块。

H4 面积占据全部探方。位于 T5 内，开口于第⑤层下，口距地表 1.6~1.8 米。因 T5 外围没有发掘，具体面积不详，深 0.25~2.5 米。填土为灰黑色，较松散，含陶范、窑壁、炉壁、陶片、原始青瓷、红烧土块、木炭、兽骨、骨器等。坑内出土陶范 20 余件，部分陶范花纹制作精美。

H8 坑口呈椭圆形，口大底小，斜壁。位于 T2 东隔梁下，开口于第④层下。南北长 2.6、东西宽 1.2~1.86 米，口距地表 1.86、坑深 0.4 米（图八）。H8 应为陶范废弃堆积坑，内部堆积以残陶范为主，出土约 300 块。填土为灰黑色，较松散，内含少量陶片、兽骨、木炭、红烧土粒等。

H25 坑口呈椭圆形，口大底小，斜壁。位于 T7 中部，开口于 L5 下，口距地表 1.8 米。南



图五 F4



图六 F4 东侧柱础剖面

北长 1.4、东西宽 1.2、深 0.55 米 (图七)。填土为黑褐色土, 松散, 含陶范、陶片、铜针形器、红烧土块、兽骨等。坑内出土陶范 (外范和内范) 10 余件。

(三) 铸铜遗迹

H53 阴范坑。 位于 T2 东隔梁下, 开口于第④层下, 被 G10、M31 打破, 口距地表 1.8 米。长方形竖井式土坑, 原坑口被破坏, 现口呈不规则形。口南北长 1.86、东西宽 1.96 米, 底南北长 1.68、东西宽 1.15 米, 深 3.2 米 (图九)。坑壁陡直, 平整光滑, 隐约可见加工痕迹, 近坑口处发现有脚窝, 近底部坑壁四周有塌陷, 平底。坑底部有 0.9 米厚的木炭层。坑内出土有制范工具和大量陶范、炉壁等。

H33 烘范窑。 位于 T7 东部, 开口于 L5 下, 打破 M23 和生土, 口距地表 1.7 米。袋状坑, 平底, 口小底大。窑壁平整光滑, 隐约可见加工痕迹。窑壁和底部有经火烘烤留下的 0.2~0.5 厘米厚的烧土壁, 烘烤均匀, 呈橘红色。平底中部有一长方形小坑, 长 0.48、宽 0.45、深 0.38 米, 坑内填满木炭 (图一〇)。

四 与铸铜有关的遗物

H4、H8、H25、H40、H53 等灰坑中出土了大量的陶模、陶范、陶芯及少量铜锥、骨簪、骨铲、砺石、石锤、炉壁残块、木炭块、铜渣、残铜块、陶盔形器、陶鼓风管等与制模、制范、铸铜、后期加工等相关的遗物。

熔铜器具 在 H4、H53 等灰坑内发现有熔炉壁残块。这些炉壁与殷墟孝民屯、安阳任家庄南地发现的炉壁基本相同。出土最多的为草泥炉, 这种残炉壁由内至外共分 4 层, 炉壁内侧被耐火材料抹平, 为炉衬层; 炉衬层外是基体

层; 次外层由秸秆 (或草) 拌黄泥制成; 最外层为加固层, 一般在内壁残留有溶铜后粘连的铜渣等。另有夹砂炉, 即坩埚, 出土数十块, 较小, 炉内壁普遍粘有铜液, 体多呈红色, 含大量粗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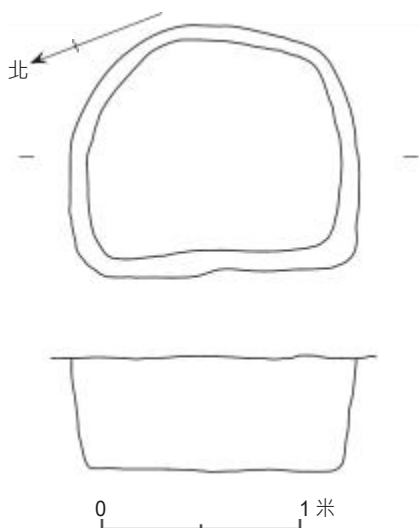
铸铜器具 主要有模、范和芯三种。范最多, 约有 1000 块。铜礼器的范主要有鼎、簋、罍、觚、爵、簠等, 其中以觚、爵、鼎为多。纹饰主要有兽面纹、云雷纹、乳丁纹、夔龙纹、蕉叶纹等。芯较少, 多为觚芯。在部分陶范的背面、侧面还发现有图案、铭文等, 较为罕见。

修饰工具 主要有磨石、陶拍、铜削、铜针、骨锥等。

此外, 还出土有陶鼓风管、烧土块、木炭等与铸铜相关的遗物。

(一) 与制范有关的工具

铜锥 2 件。标本 G9: 2, 两端断裂, 仅余部分细长三棱形器身。残长 5.1 厘米 (图一八)。



图七 H25 平、剖面图



图八 H8



图九 H53



图一〇 H33

标本 H25 : 4, 器身为细长三棱体, 中间断裂, 一端为针形尖, 尖残。长 12.5 厘米 (图一九)。铜锥制作精致, 设计奇巧, 应是制作陶模、范的专用工具之一^[1], 可用来刻划陶范纹饰, 剔除铜器纹饰内的范土^[2], 安阳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和任家庄南地商代铸铜遗址均有出土。

骨簪 2件。标本 H40 : 6, 器身为圆柱体, 通体光滑, 应经过打磨抛光, 尖部锋利, 尾部有小孔, 尾略残。长 11、最粗处 0.7 厘米 (图二〇)。标本 L5 : 1, 器身为圆柱体, 通体光滑, 应经过打磨抛光, 尖残, 尾部有小孔, 尾端较平, 横截面近圆角长方形。残长 21.9、最粗处 0.8 厘米 (图二一)。骨簪本是发饰, 弃用后可当作骨锥, 用来刻划陶范纹饰, 剔除铜器纹饰内的范土等。

骨铲 1件 (H21 : 1)。整体呈扁平长方形, 通体黄褐色, 有黑色污痕, 尾端残断, 两侧及铲头部位有较锋利的刃, 一侧边残, 铲头有磕损。残长 4.1、宽 4.5、厚 0.1 厘米 (图二二)。

砺石 2件。标本 H40 : 2, 磨石, 砂岩质。平面呈不规则圆形, 侧面光滑, 应经过修整, 表面有磨制器物造成的缺口。直径 4.9~5.3、厚 1.8~2 厘米 (图二三)。标本 H8 : 8, 磨石, 残, 砂岩质。平面近方形, 下表面及一个侧面平整光滑, 应经过修整, 其余三个侧面损毁。长 8.4、宽 8.3、厚 1.2~1.6 厘米 (图二四)。

图一一 M21 墓室



图一二 M21出土漆器



石锤 1 件 (H40 : 3)。整体略呈扁平梯形，有磕损，一端残断，侧面较平，一端有敲打痕迹，可能为锤头。残长 9.9、宽 5.5~6.3、厚 1.1~1.5 厘米 (图二五)。

陶纺轮 1 件 (H57 : 1)。基本完整，灰胎，泥质，含微量细砂。平面呈圆形，面较平，中间有一圆孔，侧面有磨损。直径 5.1、孔径 0.8、厚 1.1 厘米 (图二六)。

(二) 与铸铜有关的工具

1. 炉壁残块及其他

炉壁 在 H4、H5、H8、H40、H53 等灰坑内

都发现有熔炉残块，共计上百块。这些熔炉残块与殷墟其他区域的炉壁基本相同，炉壁内侧为铜渣残留物，相对较平，炉壁外侧主要为草拌泥制成，凹凸不平，因承受高温而呈浅红色。坑内出土熔炉块十余块，可能是一座熔炉损毁后的残块，有的炉壁残存较大。从发掘现场来看，H5、H53 和其周边应是熔铜浇注青铜器的主要区域之一。标本 H5 : 1，背面浅红色，长 14.5、宽 7.5、厚 3~3.8 厘米 (图二七)。标本 H5 : 2，背面灰黑色，长 11.4、宽 5.3、厚 1.8~2.5 厘米 (图二八)。标本 H53 : 20，背面灰黑色，长 9.4、



图一三 M41 墓室

宽 6.0、厚 2.5~3.5 厘米 (图二九)。

木炭块 出土于 H40。最大的一块长 27.6、宽 22.8 厘米 (图三〇)。

铜渣 H40 出土两块，一块长 1.95、宽 1.88 厘米，另一块长 1.6、宽 1.2 厘米 (图三一)。

残铜块 出土于 H53。平面呈三角形，边长 2.6~3.1 厘米 (图三二)。

陶盃形器 3 件。标本 H53 : 16、17、陶盃

形器底部残片，应为铸铜所用“坩埚”，红胎，胎体厚重，夹粗砂，上宽下窄，由残片推断为大口、深腹、柱状小平底。外壁饰竖绳纹，绳纹细浅，表面有火烧痕迹，遍布灰黑色烟炱。内壁光滑，经修整。该两块残片共出一处，可拼合，形制特征基本相同，应为同一器物残片。标本 H53 : 16，腹、底相接处有一道宽 1.8 厘米的凹痕，可能是用手指修整器壁时所留。宽 10.6、最窄处外径 4.8、内径 2.8、厚 0.8~1.5、高 5.8 厘米 (图三三)。标本 H53 : 17，腹、底相接处不与标本 H53 : 16 相连的一侧有一小块凹痕，与标本 H53 : 16 的凹痕位置高度相当，相对较浅，应为凹痕的尾部，宽 8.8、厚 1~1.5、高 6 厘米 (图三四)。标本 H60 : 1，陶盃形器底部残片，应为铸铜所用“坩埚”，胎体厚重，夹粗砂，上宽下窄，由残片推断为大口、深腹、柱状小平底。外壁呈浅红色，饰竖绳纹，绳纹细浅，表面有火烧痕迹，遍布灰黑色烟炱。内壁粗糙，呈浅红色。宽 7、厚 0.9~1.9、高 11 厘米 (图三五)。

陶鼓风管 2 件。标本 H53 : 18，红陶质，一端有伞状帽，帽残，另一端为柱状，中间为通风孔。长 5.3、帽径约 3.7、嘴径 1.9、孔径 0.7 厘米 (图三六)。标本 H53 : 19，大部分呈浅红色，部分呈青灰色，一端有椭圆形帽，帽残，另一端为柱状，中间为通风孔。长 4.9、帽径 3.6~3.9、嘴径约 2.2、孔径 0.6 厘米 (图三七)。

2. 铸铜工具

主要有陶模、范、芯三种，陶范居多。H53 出土陶范最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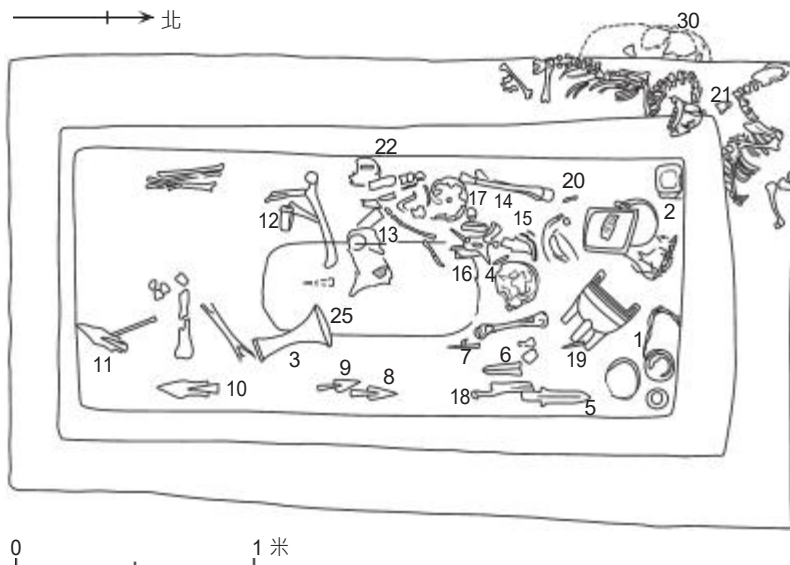
陶模 数十块，多为兽头、釜、耳、帽等附件，少量为鼎、簋、觥等器模，其中兽头模居多。均为红色或浅灰色，以红色居多，泥质，质地细腻，应是制作后在专门的陶窑内进行加热烘烤而成的。标本 H31 : 1，陶兽首模，灰胎，泥质，含微量细砂，通体青灰色。损毁严重，面部呈倒铲形，圆眼，吻部内收较窄。宽 4.7、最厚处 3.4、高 5.9 厘米



图一四 M41 出土漆器

图一五 M21 平面图

1. 铜鼎 2. 铜簋 3. 铜觚 4. 铜爵 5、6、15、23. 铜戈 (23 出于鼎下) 7. 铜铎 8~11. 铜矛 12~14. 铜铍 16. 石璋 17. 残铜片 18. 铜削 19. 玉簪 20、22、26. 玉管 (26 出于墓主盆骨下) 21、29. 铜铃 (29 出于西侧狗骨架下) 24. 骨簪 (出于鼎下) 25. 铜凿 (出于墓主盆骨下) 27. 铜铲 (出于鼎下) 28. 玉璜 (出于墓主骨架下) 30. 陶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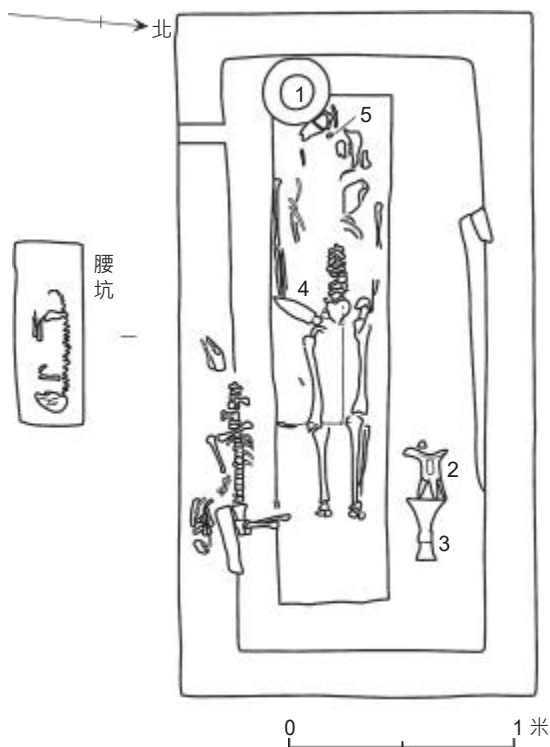
(图三八)。

陶范 1000 余块，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范占大宗，背面凹凸不平，留有指印，有的支脚凸起，在范的两侧、上下等处有合范用的榫卯。此类范一般较厚，部分有背范和面范之分。面范多呈青灰色，少量呈淡红色，泥质，含微量细砂。背范多呈浅灰色或淡红色，含有较多的细砂或蚌壳类掺和料。第二类范多为背面及两侧光滑，个别有凸棱，无榫卯结构，胎体较薄，制作精致。这类范多呈灰色，占比较小。此批陶范有纹饰一面多呈灰色，背面不平的部分为浅红色或浅红色与灰色相间，可能与浇铸时火候的运用有关。此外，部分陶范的浇铸面呈黑色，可能是采用松烟熏烤所致，目的是提高铸件的表面质量，同时利于铸造后成品铜器的脱范等。

绝大多数陶范是青铜容器范，少数为兵器、工具和车马器范。可辨器形有鼎、簋、觚、爵、觯、尊、觥、卣、罍、斗、壘、器盖等，其中以鼎、觚、爵、簋居多。可辨纹饰有兽面纹、夔龙纹、云雷纹、蕉叶纹、乳丁纹、菱形纹、弦纹、三角形几何纹、圆涡纹、三角蝉纹等殷墟时期青铜器常见纹饰。其中以兽面纹、夔龙纹、云雷纹、蕉叶纹为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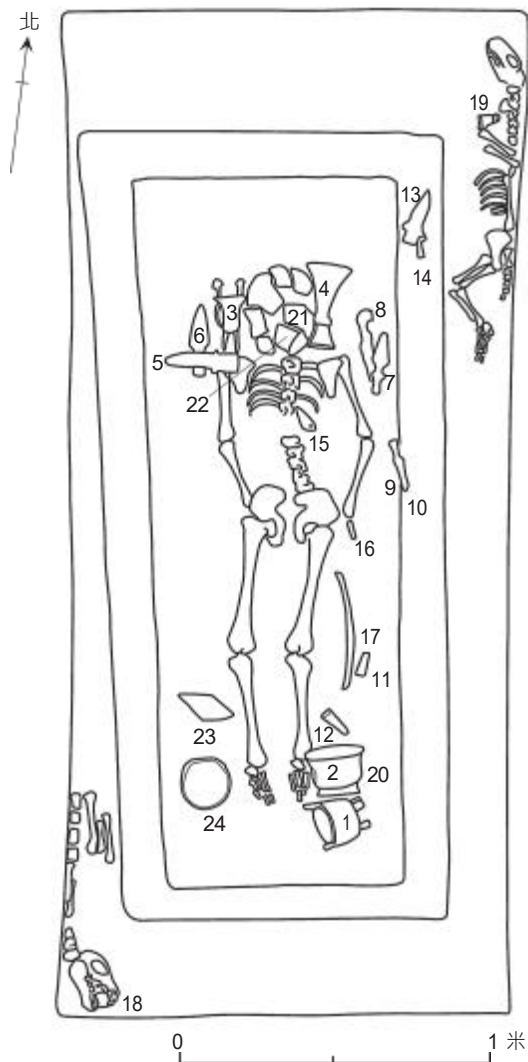
标本 H4：1，簋上腹部范。残，灰胎，分两层，内层泥质，外层为夹砂质。平面呈不规则

形，厚薄不一，背面略大于范面。范面较平，呈青灰色，背面凹凸不平，大部分呈浅红色，部分呈青灰色。范面以菱形纹为底，间饰乳丁纹，两道弦纹为边，近口部也有一道弦纹。左右型面



图一六 M26 平面图

1. 陶簋 2. 铜爵 3. 铜觚 4. 铜戈 5. 玉器残件



图一七 M41 平面图

1. 铜鼎 2. 铜簋 3. 铜爵 4. 铜觚 5、8~10、13、14. 铜戈 6、7. 铜矛 11、12. 铜铙 15. 玉戈 16. 玉管 17. 骨匕 18、19. 铜铃 20. 铜铲（出于铜簋下） 21. 玉环 22. 贝 23. 漆觚 24. 漆豆 25. 漆爵（出土于漆豆下）

各有一个三角形榫，上型面有平折口沿。左型面较平，其他三型面损毁。由陶范弧度推算，该簋至少由五块围成一周合铸，内径在 30 厘米以上。此陶范是本次发掘出土陶范中最大的一块。宽 13.1、厚 2~3.2、高 12 厘米（图三九）。

标本 H8：1~3，鼎腹部范。残，灰胎，泥质，含微量细砂，平面呈不规则形，厚薄不一。范面较平，呈青灰色。背面较平，呈浅红色。这三块

陶范出土位置相近，厚度及形态特征大致相同，可能为同一鼎范的残块。标本 H8：1，鼎腹上部范。下型面较平，有一三角形卯口，其他三型面损毁。宽 7.2、最厚处 3.1、高 9.1 厘米（图四〇）。标本 H8：2，鼎腹上部范。四型面俱损毁，右下角有一大致呈三角形的卯口。宽 8.8、最厚处 3.2、高 7.3 厘米（图四一）。标本 H8：3，鼎腹下部范。上型面较平，外侧有一棒状带，右侧有一棒，其他三型面损毁。宽 7.1、最厚处 3.1、高 4.8 厘米（图四二）。

标本 H8：4、5，鼎口及上腹部范。残，灰胎，泥质，含微量细砂，平面呈不规则形，厚薄不一。范面较平，背面凹凸不平。范面饰由云雷纹构成的兽面纹，兽面纹上部以一道弦纹为边。这两块陶范出土位置相近，可拼合，厚度及形态特征大致相同，应为同一鼎范的残块。通过测量，该鼎口径约 56 厘米，属大型铜礼器。标本 H8：4，范面大部分呈青灰色，小部分呈浅红色，背面呈浅红色，左型面及上型面较平，呈浅红色，右型面和下型面损毁。宽 8.5、厚 2.5~3.5、高 6.9 厘米（图四三）。标本 H8：5，范面呈青灰色，背面大部分呈青灰色，个别区域呈浅红色，上型面较平，其他三型面损毁。宽 9.8、厚 2.4~3.1、高 7.4 厘米（图四四）。

标本 H8：6，鼎足上部范。残，灰胎，泥质，含微量细砂。平面呈不规则形，厚薄不一。范面光滑，背面凹凸不平。范面呈青灰色，背面大部分呈青灰色，个别区域呈浅红色。范面内凹呈半圆柱形，左上位置大弧度外撇，应是与鼎腹相接处，有一道凹槽和三道斜线纹。上型面损毁，其他三型面较平，左型面有一三角形卯口。从该陶范夹角可推知，此鼎足上部范应有三块，向下仍有鼎足范。宽 7.5、厚 2.5~3.7、高 7.9 厘米（图四五）。

标本 H25：1，分裆鼎下腹部范。残，泥质，含微量细砂，平面略呈长方形，厚薄不一，背面略大于范面。范面较平，呈青灰色，背面凹凸不平，呈浅红色。范面饰由云雷纹构成的兽面纹，大乳丁状兽眼。左型面损毁，有一个三角形卯口，卯口下有一条向上弧的带状纹。右型面较

图一八 铜锥 (G9 : 2)



图一九 铜锥 (H25 : 4)



图二〇 骨簪 (H40 : 6)



图二一 骨簪 (L5 : 1)



平，有一个三角形卯口，上下型面损毁。从陶范弧度来看，该器物器形较大，多范合铸。宽 10.4、最厚处 2.4、高 6.3 厘米（封面）。

标本 H25 : 2，鼎上腹部范。残，灰胎，泥质，含微量细砂，平面呈不规则形，厚薄不一，背面略大于范面。范面及背面较平，呈青灰色，范面饰云雷纹。上型面较平，有扉棱和两个三角形卯口，其他三型面损毁。宽 3.1、厚 2.9~3.2、高 8.3 厘米（图四六）。

标本 H25 : 3，觚腹部范。残，灰胎，泥质，含微量细砂，平面近梯形，厚薄不一，背面大于范面。范面及背面呈青灰色，范面较平，背面凹凸



图二二 骨铲 (H21 : 1)



图二三 砺石 (H40 : 2)



图二四 砺石 (H8 : 8)



图二五 石锤 (H40 : 3)



图二六 陶纺轮 (H57 : 1)



图二七 炉壁 (H5 : 1)



图二八 炉壁 (H5 : 2)



图二九 炉壁 (H53 : 20)



图三〇 木炭块 (H40 : 4)



图三一 铜渣 (H40 : 5)



图三二 残铜块 (H53 : 21)



图三三 陶盃形器 (H53 : 16)



图三四 陶盃形器 (H53 : 17)



图三五 陶盃形器 (H60 : 1)



图三六 陶鼓风器 (H53 : 18)



图三七 陶鼓风器 (H53 : 19)



图三八 陶兽首模 (H31 : 1)



图三九 陶篋腹范 (H4 : 1)



图四〇 陶鼎腹范 (H8 : 1)



图四一 陶鼎腹范 (H8 : 2)



图四二 陶鼎腹范 (H8 : 3)



图四三 陶鼎口腹范 (H8 : 4)



图四四 陶鼎口腹范 (H8 : 5)



图四五 陶鼎足范 (H8 : 6)



图四六 陶鼎腹范 (H25 : 2)



图四七 陶觚腹范 (H25 : 3)



图四八 陶爵或角腹范 (H40 : 1)



图四九 陶容器腹范 (H53 : 1)



图五〇 陶尊圈足范 (H53 : 2)



图五一 陶觚圈足范 (H53 : 3)



图五二 陶容器腹范 (H53 : 4)



图五三 陶盖纽范 (H53 : 5)



图五四 陶觚圈足范 (H53 : 7)



图五五 陶觚圈足范 (H53 : 8) 背部



图五六 陶觚圈足范 (H53 : 8)



图五七 陶觚圈足范 (H53 : 9)



图五八 陶觚圈足范 (H53 : 10) 背部



图五九 陶觚圈足范 (H53 : 10)



图六〇 陶觚柄范 (H53 : 11)



图六一 陶卣提梁范 (H53 : 12)



图六二 陶容器腹范 (H53 : 13) 戳记



图六三 陶容器腹范 (H53 : 13)



图六四 陶觚圈足范 (H53 : 14)

不平。范面饰由云雷纹构成的蕉叶纹，上型面损毁，其他三型面较平。左型面和下型面各有一个三角形榫，右型面有两个三角形榫。从陶范直径来看，为腹部的四分之一。宽 6.7、厚 1.5~1.8、最小内半径为 2、高 11.3 厘米（图四七）。

标本 H40：1，爵或角的腹部与尾部范。残，灰胎，泥质，含微量细砂。平面呈不规则形，范面及背面较平，范面呈青灰色，背面大部分呈青灰色，局部呈浅红色。范面下饰云雷纹构成的兽面纹，有一椭圆形眼珠，上部左侧饰三角形几何纹，右侧外撇，饰云雷纹衬底的蕉叶纹。型面均有残缺，未见榫卯，右型面有扉棱。宽 5.8、厚 1.2~1.5、高 6.7 厘米（图四八）。

标本 H53：1，容器上腹部范。残，灰胎，泥质，含微量细砂，平面近梯形，厚薄不一，背面大于范面。范面及背面较平，呈青灰色。范面磨损严重，可辨饰有云雷纹。上型面较平，有一卯口。左型面较平，有长方形扉棱。右型面和下型面损毁。宽 3.5、厚 1.5~1.8、高 3 厘米（图四九）。

标本 H53：2，尊圈足范。残，灰胎，泥质，含微量细砂，平面近长方形，厚薄不一，背面略大于范面。范面较平，呈青灰色。背面较平，大部分呈青灰色，部分呈浅红色，背面有一竖条状疑似榫的凸起。范面饰由云雷纹构成的兽面纹，陶范由上至下外撇后垂直向下形成圈足部分。右型面损毁，其他三型面较平。从范的弧度判断，直径较大。宽 5.7、厚 0.8~1.8、高 5.5 厘米（图五〇）。

标本 H53：3，觚圈足范。残，灰胎，泥质，含微量细砂，平面呈不规则形，厚薄不一，背面略大于范面。范面较平，呈青灰色。背面较平，大部分呈浅红色，部分呈青灰色。范面饰由云雷纹构成的兽面纹，有一乳丁状眼珠，兽面纹上下均以弦纹为边，兽面纹上 1 厘米处另饰一道弦纹。陶范由上向下逐渐外扩，到底部直切向下形成圈足部分。陶范磨损严重，上型面较平，其他三型面损毁，左型面和上型面依稀可见各有一卯口。宽 4.4、厚 1~1.5、高 6.9 厘米



图六五 陶觚范 (H53 :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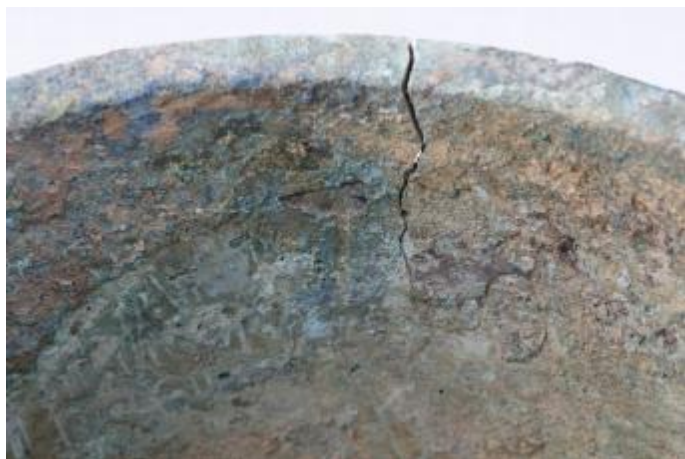
图六六 陶鼎足芯 (H8 : 7)



图六七 陶鼎足芯 (H53 : 6)



图六八 铜鼎 (M21 : 1)



图六九 铜鼎 (M21 : 1) 铭文

(图五一)。

标本 H53 : 4, 容器腹部范。残, 灰胎, 泥质, 含微量细砂, 平面呈不规则形, 厚薄不一, 背面略大于范面。范面和背面较平, 呈青灰色。范面饰云雷纹, 间饰双带状纹。右型面较平, 有扉棱和一卯口, 其他型面损毁。从范的弧度判断, 直

径较大, 应为铜容器的腹部范。宽 5.9、厚 1.5~1.8、高 11.8 厘米 (图五二)。

标本 H53 : 5, 盖纽范。残, 灰胎, 泥质, 含微量细砂, 平面呈不规则形, 厚薄不一, 背面略大于范面。范面及背面呈青灰色, 背面较平。范面外凸呈蘑菇状, 有竖条状纹饰。下型面较平, 其他三型面损毁。宽 6.5、厚 1~2.8、高 2.3 厘米 (图五三)。

标本 53 : 7~9, 觚圈足范。残, 灰胎, 泥质, 含微量细砂, 平面呈梯形, 厚薄不一, 背面略大于范面。范面及背面较平, 呈青灰色。范面饰由云雷纹构成的兽面纹, 有一乳丁状眼珠, 兽面纹上下均以弦纹为边, 兽面纹上 1 厘米处另饰一道弦纹。陶范由上向下逐渐外扩, 到底部直切向下形成圈足部分。这三块陶范出土位置相近, 纹饰、厚度及形态特征大致相同, 型面可拼合, 应为同一觚圈足的分范。拼合三块陶范可知, 该觚圈足共有 4 块陶范, 圈足直径约 10 厘米, 近柄处直径约 6 厘米。标本 H53 : 7, 四型面均较平, 有不同程度损毁, 背面靠近左型面处有一个三角形榫。宽 8.7、厚 1.1~2.8、高 6.8 厘米 (图五四)。标本 H53 : 8, 四型面均较平, 有不同程度损毁, 背面有“八”字形刻痕 (图五五), 左型面与标本 H53 : 7 的右型面可拼合, 右型面与标本 H53 : 9 的

左型面可拼合。宽 7.8、厚 1.2~2.5、高 7.3 厘米 (图五六)。标本 H53 : 9, 四型面均较平, 有不同程度损毁, 背面有“八”字形刻痕。宽 7.7、厚 1.2~1.8、高 7 厘米 (图五七)。

标本 H53 : 10, 觚圈足范。残, 灰胎, 泥质, 含微量细砂, 平面呈不规则形, 厚薄不一, 背面



图七〇 铜矛 (M21 : 9)



图七一 铜矛 (M21 : 10)



图七二 铜矛 (M21 : 8)



图七三 铜矛 (M21 : 11)





图七四 铜戈 (M21 : 5)



图七五 铜戈 (M21 : 23)

略大于范面。范面及背面较平，呈青灰色。陶范背面有三处刻痕，呈上下排列，最上面一处磨损严重，难以辨识其是文字还是普通划痕；中

间为“”，可辨识为甲骨文“五”字；下方为“”，尚未辨识（图五八）。范面饰由云雷纹构成的兽面纹，有一乳丁状眼珠，上部以弦纹为



图七六 铜削 (M21 : 18)



图七七 铜铃 (M21 : 21)



图七八 铜铤 (M21 : 12)



图七九 铜铤 (M21 : 13)



图八〇 铜铤 (M21 : 14)

边，兽面纹上 1 厘米处另饰一道弦纹。陶范由上向下逐渐外扩。陶范磨损严重，上型面及左型面较平，左型面靠下位置饰有云纹，其他两型面损毁。宽 5.9、厚 1.2~2.1、高 6.3 厘米（图五九）。



图八一
铜铤 (M21 : 27)

标本 H53 : 11，觚柄部范。基本完整，灰胎，泥质，含微量细砂，平面呈长方形，厚薄不一，背面略大于范面。范面及背面较平，呈青灰色。背面有一刻痕“V”，形似倒写的甲骨文“六”字。靠近右型面处有一个三角形榫。范面饰由云雷纹构成的兽面纹，有一乳丁状眼珠，兽面纹上下各饰一周连珠纹，连珠纹上下以弦纹为边，下侧连珠纹往下另饰有两道弦纹。兽面纹上 1 厘米处另饰一道弦纹。陶范上下直径相差不大，最大直径在中间位置。四型面均较平，由此范判断柄部共有四块范，觚柄直径约 6 厘米。宽 6.5、厚 1.4~2.4、高 8.7 厘米（图六〇）。

标本 H53 : 12，提梁卣提梁范。残，灰胎，泥质，含微量细砂，平面略呈长方形，厚薄不一，范面大于背面。范面及背面较平，呈青灰色。范面内凹呈弧形，上下两侧各有一道弦纹。上下型面较平，左右损毁。整体中间高，两边低，应为提梁下部的范，由陶范判断提梁宽约 2.3 厘米。



图八二 玉环 (M21 : 28)



图八三 玉管 (M21 : 22)



图八四 玉管 (M21 : 26)



图八五 玉簪 (M21 : 19)



图八六 骨簪 (M21 : 24)

宽 5、厚 0.84~1.7、高 3.4 厘米 (图六一)。

标本 H53 : 13, 容器下腹部范。残, 灰胎, 泥质, 含微量细砂, 平面呈不规则形, 厚薄不一, 背面略大于范面。范面和背面较平, 背面大部

分呈青灰色, 靠近左型面有一小部分呈浅红色。范面呈青灰色, 饰云雷纹为地的兽面纹, 上侧有一道弦纹为边。上型面较平, 有一 T 形榫。右型面较平, 有一下凹的正方形戳记, 内饰似



图八七 铜爵 (M26 : 2)



图八八 铜爵 (M26 : 2) 铭文



图八九 铜觚 (M26 : 3)



图九〇 铜觚 (M26 : 3) 铭文



图九一 铜戈 (M26 : 4)

为凤鸟纹或夔龙纹 (图六二)。左型面和下型面损毁。宽 6.4、厚 1~2.7、高 3.5 厘米 (图六三)。

标本 H53 : 14, 觚圈足范。残, 灰胎, 泥质, 含微量细砂, 平面呈不规则形, 厚薄不一, 背面略大于范面。范面较平, 大部分呈青灰色, 局部

呈浅红色。背面较平, 一半呈浅红色, 一半呈青灰色。范面磨损严重, 纹饰不清。陶范由上向下逐渐外扩, 到底部直切向下形成圈足部分。陶范磨损严重, 左型面较平, 有一似夔龙纹的纹饰, 其他三型面损毁。宽 6、厚 1.2~2.1、高 5.9 厘



图九二 铜爵 (M41 : 3)



图九三 铜爵 (M41 : 3) 铭文



图九四 铜觚 (M41 : 4)



图九五 铜戈 (M41 : 10)



图九六 铜戈 (M41 : 14)

米 (图六四)。

标本 H53 : 15, 觚上部范。残, 灰胎, 泥质, 含微量细砂, 平面呈不规则形, 厚薄不一, 背面略大于范面。范面及背面较平, 大部分呈青灰色, 局部呈浅红色。范面磨损严重, 纹饰不清,

陶范由上向下逐渐内收。上型面损毁, 其他三型面较平, 右型面上部有一残缺的正方形印记。宽 5.8、厚 1~2.1、高 4.8 厘米 (图六五)。

芯 标本 H8 : 7, 鼎足芯。残, 灰胎, 泥质, 含少量细砂。面较平, 呈浅红色。整体呈倒圆锥



图九七 铜矛 (M41 : 7)



图九八 铜矛 (M41 : 6)



图九九 铜铍 (M41 : 12)



图一〇〇 铜铃 (M41 : 18)



图一〇一 玉戈 (M41 : 15)



图一〇二 玉管 (M41 : 16)

状，直径由上而下变小，最大直径约 5.3 厘米 (图六六)。标本 H53 : 6，觚柄部芯。残，灰胎，泥质，含微量细砂。范面较平，大部分呈浅红色，局部呈青灰色。整体呈柱状，上下各饰一道凹弦纹。直径 6、高 6 厘米 (图六七)。

五 墓 葬

清理墓葬 48 座，其中商代晚期墓葬 40 座，出土青铜礼器的商代墓葬 5 座。墓葬内共出土器物 224 件，其中铜器 95 件，陶器 16 件，玉器 14 件，石器 2 件，骨贝器 79 件，漆器约 10 件，其他器物 12 件。

M21、M41 出土了一大批铜器、漆器，多件铜器上有铭文。从墓葬形制、规模及出土器物来看，两墓应为中小型商代贵族墓。

(一) M21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 4°。位于 T1 西北角，开口于第④层，被灰坑 H57 打破。口小底大，墓口长 2.8、宽 1.4 米，墓底长 3.26、宽 1.76~

1.92 米，墓口距地表 2.2、底距地表 5.6、墓深 3.4 米。距墓室西壁北侧底部 1.2 米处，有一半圆形壁龛，平底，上部为半圆形，宽 0.6、进深 0.2、高 0.29 米。墓底四周有经夯打的熟土二层台，二层台宽 0.2~0.3、高 1 米。墓底中部偏东有一长方形腰坑，长 0.9、宽 0.38、深 0.26 米。墓内有一椁一棺，已腐朽，但板灰痕迹清晰，棺外有红、黄、黑漆。椁平面呈“井”字形，长 2.64、宽 1.06、高 1 米。墓主骨骼腐朽严重，分布散乱，依稀可辨为俯身葬，头向北，成年个体，性别不详。椁内、棺西殉一人，骨骼朽甚，保存差，由牙齿特征初步推断其为少年。腰坑内有一殉狗，骨架朽。二层台西北角殉狗两具，骨架保存一般，一具头北背西，另一具头西背南（图一一、一五）。

出土器物丰富，有铜器、陶器、玉器、骨器、石器，另有少量漆器和蚌器，朽坏严重，难以提取，形制、数量不明，未编号。铜器 22 件，其中礼器 4 件，分别为鼎 1 件、簋 1 件、觚 1 件、爵 1 件；兵器 9 件，分别为戈 4 件、矛 4 件、镞 1 件；生产工具 6 件，分别为铸 3 件、铲 1 件、凿 1 件、削 1 件；乐器 2 件，均为铃；不明铜器 1 件，呈片状。陶器 1 件，为鬲。玉器 5 件，分别为管 3 件、璜 1 件、簪 1 件。骨器 1 件，为簪。石器 1 件，璋（图一二）。墓内填土为红褐色土夹杂黄灰斑点的五花土，含陶片、兽骨、炭粒，经过夯打，致密坚硬。

铜鼎 1 件（M21：1）。直耳，大圆口，方唇，平沿略内倾，圆腹近直，深腹，圜底。三柱足较矮，上粗下细，中空。口沿下饰三组兽面纹，云雷纹为地，每组兽面纹由两个夔龙纹组成，夔首相对，长圆眼珠外突，中间有一道扉棱，夔尾之间有铸缝。鼎内壁有一铭文“戈”字，阴文。靠近铭文处，口沿向下至腹中部有一道裂纹，一鼎足铜锈下露红漆。口径 25.1、耳高 4.7、足高 11.3、通高 29.8 厘米（图六八、六九）。

铜戈 4 件。标本 M21：5，锈蚀严重，长三角形援，援扁平，上刃微曲，下刃微拱，上下有阑，内残，器身沾有纺织物残留。胎体轻薄，应为明器。阑宽 6.8、最厚处 0.7、残长 24.5 厘米

（图七四）。标本 M21：23，长三角形援，援截面呈菱形，援微弧，援中部有脊，锋微残，上下阑均残，长条形直内，有一圆穿，内后有刺，内上饰阴线纹。胎体厚重，应为实用器。最厚处 1、长 23 厘米（图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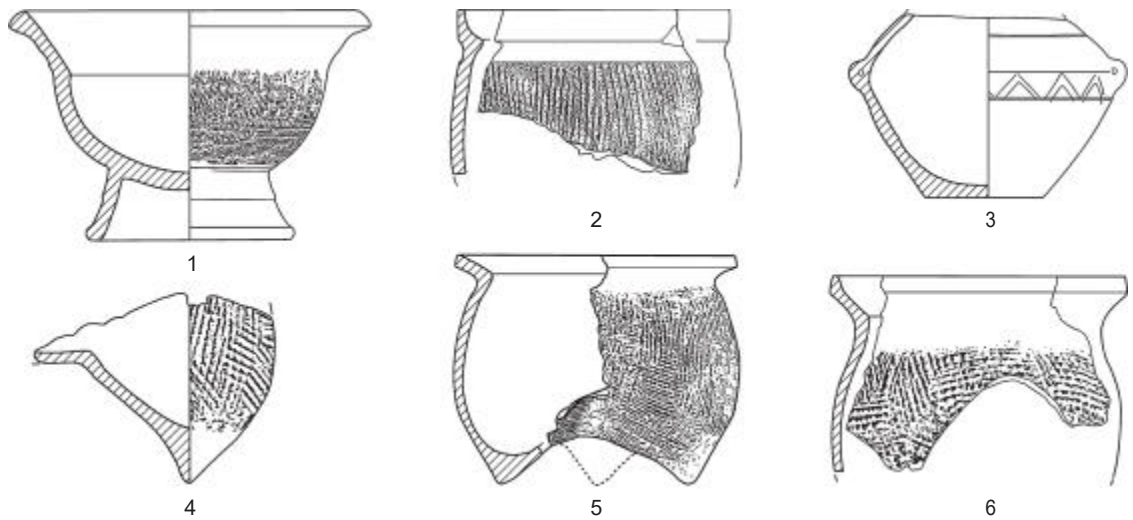
铜矛 4 件。标本 M21：9，胎体厚重，叶呈扁平亚腰形，叶底有双孔，銎口呈菱形，叶中部与銎相接处有三角形纹饰。长 24.3、叶宽 6.8 厘米（图七〇）。标本 M21：10，胎体厚重，叶呈扁平亚腰形，叶底有双孔，其中一孔未打穿，銎口呈菱形，叶中部与銎相接处有三角形纹饰，叶微残。叶宽 6.6、长 24.9 厘米（图七一）。标本 M21：8，叶呈等腰三角形，叶扁平，銎较长，銎口呈菱形，叶中部与銎相接处有与叶轮廓对应的三角形纹，銎口及叶尖残。叶宽 4.5、残长 18.7 厘米（图七二）。标本 M21：11，叶呈等腰三角形，叶扁平，銎较长，銎口呈菱形，叶中部与銎相接处有与叶轮廓对应的三角形纹，銎口残。叶宽 4.5、通长 18 厘米（图七三）。

铜镞 1 件（M21：7）。戈或矛等长柄武器柄下端的圆锥形套，呈细长圆锥形，圆銎，銎两侧各有一个榫孔，器身中部有一圈凸棱，凸棱以上有一个尖刺状弯钩，钩尖和镞尖微残。銎口内径 1.9、外径 2.4、高 13.9 厘米（封底）。

铜削 标本 M21：18，扁平长条形，环首，厚背下凹，刀背中间有脊，凸刃，刃残，削尖上翘。长 27.3、环首直径 2.2×3.3、刃部长 17.9 厘米（图七六）。

铜铃 2 件。标本 M21：21，无舞，无舌，环形纽，铃身两侧有扉棱，其中一侧扉棱残缺，鼓边略上凹。铣间 4.6、鼓间 3、高 6.4 厘米（图七七）。

铜铸 3 件。标本 M21：12，扁平长条形，两面弧形刃，刃残，侧面近等腰三角形，銎口呈长方形，有箍，两侧有铸缝。刃宽 3.4、高 11.1 厘米（图七八）。标本 M21：13，扁平长条形，弧形刃，一面平直，一面略弧，侧面近直角三角形，銎口呈长方形，弧面及一侧有一道凸弦纹。刃有磕损，曲面有锈孔。刃宽 3.2、高 9.5 厘米（图七九）。标本 M21：14，扁平长条形，弧形刃，



图一〇三 陶器

1. 簋 (M48 : 1) 2、4-6. 鬲 (H254 : 1、M14 : 2、M22 : 1、M14 : 1) 3. 罍 (H60 : 1) (1、2为 1/5、3、5为 1/4、4、6为 1/3)

一面平直，一面略弧，侧面近直角三角形，釜口呈长方形，弧面及一侧有一道凸弦纹。刃有磕损，直面有一破洞和一道裂纹，曲面沾有红漆且有一道裂纹。刃宽 3.6、高 10.1 厘米 (图八〇)。

铜铲 1 件 (M21 : 27)。铲身扁平，器呈簸箕状，宽刃，刃残，釜口呈长方形。残长 15.4、残宽 9.1 厘米 (图八一)。

玉璜 1 件 (M21 : 28)。弧形，体扁平，内侧平宽，截面呈 T 形，两端各有一个单向穿孔。玉料为青色，有红褐色纹路，通体光滑莹润，器身有裂纹。长 5.3、宽 1.1 厘米 (图八二)。

玉簪 1 件 (M21 : 19)。扁平长条形，截面呈四边形，尖端较宽，呈弧状，尾端相对较细，有轻微磕损，青色玉料，有白色纹路，通体光滑润泽，尾端个别区域呈现黄色或褐色。通长 13、宽 0.7~1、厚 0.7 厘米 (图八五)。

玉管 3 件。标本 M21 : 20，灰色，圆管状，通体光滑润泽，一端较平，一端为斜面，中间对向穿孔。长 5.7、直径 1 厘米。标本 M21 : 22，灰白色，圆管状，通体光滑润泽，个别区域沾染朱砂而呈红色，一端较平，中间对向穿孔。长 5.9、直径 1 厘米 (图八三)。标本 M21 : 26，酱色与灰黑色相间，圆管状，截面近椭圆形，通体光滑润

泽，两端均为斜面，中间对向穿孔。长 5.7、直径 0.8~0.9 厘米 (图八四)。

骨簪 1 件 (M21 : 24)。器身为圆柱体，通体光滑，呈浅黄色，应经过打磨抛光，一端为圆尖，另一端较平，平端中间有圆珠状突起为装饰，器身有磨损，个别部位沾染黑色污痕。长 15.1、最粗处 0.7 厘米 (图八六)。

(二) M26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 95°。位于 T3 内，开口于第④层下，被 H57 打破，墓口距地表 1.4 米。墓口长 3、宽 1.56、墓深 2.2 米。四壁经过加工，较为平整。墓底四周有经夯打的熟土二层台，二层台宽 0.2~0.26、高 0.6 米，分上下两层，上层高 0.2、下层高 0.4 米。墓底中部有一长方形腰坑，长 0.8、宽 0.36、深 0.5 米。墓内有一椁一棺，虽已腐朽，但板灰痕迹清晰，棺外有红、黄、白、黑漆。墓主骨架腐朽严重，较散乱，可辨为俯身直肢葬，头向东，性别、年龄不详。腰坑内殉一狗，骨架完整，头西背南。北二层台上层殉一狗，骨架散乱。北二层台下层殉一狗，骨架完整，头东背北。椁盖板东侧有一羊头骨 (图一六)。

出土器物 5 件，椁盖板东北角出土 1 件陶

簋，椁内出土 1 件青铜爵，棺西南出土 1 件青铜觚，墓主左手处出土 1 件青铜戈，口含 1 件玉器残片。墓内填土为红褐色土夹杂黄土块的五花土，经过夯打，致密坚硬，夯窝明显，直径 0.08、夯层厚 0.06 米。

铜爵 1 件 (M26 : 2)。胎体厚重，窄流较长，三角形尾，均上翘。敞口，菌状纽柱靠近流折处，卵形腹，圈底下垂，三个三角锥状实足外撇，与其中一足对应的腹部有一个半圆形釜。柱头上饰涡纹，腹部饰两组云雷纹组成的兽面纹，乳丁状圆眼珠，两组对称，一组以一扉棱为鼻，一组以釜为鼻。釜下的腹部有一“天”字铭文，阴文。流至尾长 18.2、足高 9.8、通高 19.7 厘米 (图八七、八八)。

铜觚 1 件 (M26 : 3)。喇叭口，斜唇，高体较细，直腹稍外鼓，喇叭形圈足下折切地为小盘座，盘座较低。腹部上下各饰两周凸弦纹，腹部两侧各有一条扉棱。腹部和圈足分别饰两组以云雷纹为地纹的对称兽面纹，乳丁状圆眼，兽面纹之间均以铸缝为界，腹部兽面纹以扉棱为鼻，圈足兽面纹以铸缝为鼻。圈足内壁有一“天”字铭文，阴文。口残。口径 14.2、圈足径 8.4、高 24.7 厘米 (图八九、九〇)。

铜戈 1 件 (M26 : 4)。长三角形援，援截面呈菱形，援微弧，援中部有脊，刃微残，上下阑均残，长条形直内，内后有刺。胎体厚重，应为实用器。长 22.8、最厚处 0.7 厘米 (图九一)。

(三) M41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 5°。位于 T1 与 T6 的隔梁下，M21 西南，北距 M21 仅 0.5 米。开口于第④层下，打破 F4，墓口距地表 1.5 米。该墓口小底大，墓底长 3.2、宽 1.44~1.46 米，墓底距地表 4.7 米。墓口下 2.6 米有二层台，台高 0.6 米。墓底中部有一长方形腰坑，墓内有一椁一棺，已腐朽，但椁板灰痕迹清晰。从椁板灰痕迹观察，椁长 2.5、宽 1.02~1.16、高 0.7 米。根据骨架的额骨、牙齿、盆骨等特征，初步判断墓主为成年男性。二层台上东北角殉一狗，骨架保存一般，头北背东。二层台上西南角殉一狗，骨架较散乱，保存差，头向南 (图一三、一七)。

墓中随葬器物丰富，有铜器、玉器、漆器、骨器、贝器等 25 件，漆器和贝器朽坏严重，难以提取。铜器 17 件，其中礼器 4 件，分别为鼎、簋、觚、爵各 1 件，其中，鼎、簋、钺残甚，形制不详；兵器 8 件，分别为戈 6 件、矛 2 件；生产工具 3 件，分别为铸 2 件、铲 1 件；乐器 2 件，均为铃。玉器 3 件，分别为管、戈、玉环 (残) 各 1 件。另有骨匕、贝各 1 件。漆器 3 件，为豆、觚、爵等 (图一四)。墓内填土为红褐色土夹杂黄、灰土粒和黄色沙土夹杂红、黄土粒的五花土。填土经夯打，夯层可分为 15 层，厚 0.1~0.3 米，夯窝为圆夯，直径 0.08~0.12 米。

铜爵 1 件 (M41 : 3)。胎体厚重，宽流较短，三角形尾，均上翘。敞口，菌状纽柱靠近流折处，卵形腹，圈底下垂，三个三角锥状实足外撇，与其中一足对应的腹部有一个半圆形釜。柱头饰涡纹，腹部饰三周凸弦纹。釜下的腹部有一“戈”字铭文，阴文。器身沾有纺织物残留。流至尾长 14.8、足高 8、通高 17.8 厘米 (图九二、九三)。

铜觚 1 件 (M41 : 4)。喇叭口，斜唇，高体较细，直腹稍外鼓，喇叭形圈足下折切地为小盘座，盘座较高。腹部上下各饰两周凸弦纹，腹部及圈足各有四条扉棱。腹部和圈足分别饰两组以云雷纹为地纹的对称兽面纹，乳丁状圆眼，兽面纹均以扉棱为鼻，扉棱为界。器身锈蚀较严重，有纺织物残痕。口径 14.9、圈足径 8.2、高 29.8 厘米 (图九四)。

铜戈 6 件。标本 M41 : 10，长三角形援，援扁平，微弧，援中部有脊，刃部锋利，上下有阑，鸟形曲内，有歧冠，器身沾有纺织物残留。胎体轻薄，应为明器。阑宽 7.1、最厚处 0.3、长 28.8 厘米 (图九五)。标本 M41 : 14，锈蚀严重，长三角形援，援扁平，上下有阑，下阑残，曲内，内似一简化鸟首，有歧冠，歧冠残，器身沾有纺织物残留。胎体轻薄，应为明器。阑残宽 6.3、最厚处 0.3、长 26.8 厘米 (图九六)。

铜矛 2 件。标本 M41 : 7，叶呈等腰三角形，叶扁平，釜较长，釜口呈菱形，叶中部与釜相接处有与叶轮廓对应的三角形纹，两侧有对

称的半圆形环，釜口和叶微残。长 19.7、叶宽 4.5 厘米（图九七）。标本 M41：6，胎体厚重，叶呈扁平亚腰形，叶底有双孔，釜口呈菱形，叶中部与釜相接处有三角形纹饰，叶残。长 25、叶残宽 6.1 厘米（图九八）。

铜铙 2 件。标本 M41：12，扁平长条形，两面弧形刃，侧面近等腰三角形，釜口呈长方形，有箍，两侧有铸缝。锈蚀严重，一面有破洞，釜口残，个别区域铜锈下可见沾有红漆。高 9.7、刃宽 2.9 厘米（图九九）。

铜铃 2 件。标本 M41：18，铃体较高，无舞，无舌，环形纽，铃身两侧有扉棱，鼓边略上凹。锈蚀严重，纹饰不清。铣间 5.2、鼓间 3.2、高 7.4 厘米（图一〇〇）。

玉戈 1 件（M41：15）。浅灰色，有黑色纹路和泛黄区域，体扁平，通体光滑润泽，直援，三角形锋，援部有脊，直内呈梯形，有一圆穿，对向穿孔，内有轻微磕损。长 9.5、宽 2.9、内宽 2.3、厚 0.3 厘米（图一〇一）。

玉管 1 件（M41：16）。灰黑色，圆管状，通体光滑润泽。两端均为斜面，中间对向穿孔。长 5.4、直径 1.2 厘米（图一〇二）。

六 结 语

（一）遗址的年代

从出土的陶范特征来看，有的背面光滑规整，范壁较薄，系殷墟早期制作方式；有的则范壁较厚，背部凹凸不平，系殷墟晚期陶范制作方式。

M48 出土的陶簋（图一〇三：1）形制特征与周原遗址 99 齐家 IVA1M19：4⁹³基本相同，应属于西周中期早段器物。H254 出土的陶鬲（图一〇三：2）形制特征与殷墟遗址 2010AGD DIH26：1⁹⁴、小屯遗址 1985H58：3⁹⁵较为相似，应属于殷墟一期器物。H60 出土的小型陶壘（图一〇三：3）形制特征与殷墟遗址 1983AGZM 2737：16⁹⁶基本相同，与小屯遗址 1985H134：6⁹⁷也较为相似，属于殷墟四期器物。M22 出土的陶鬲（图一〇三：5）形制特征与殷墟遗址 2003AXSH36：6⁹⁸较为相似，应属于殷墟三期器

物。M14 出土的两件陶鬲残片，一片为口颈部分（图一〇三：6），一片为袋足部分（图一〇三：4），形制特征与殷墟遗址 1973ASNH118：79⁹⁹、小屯遗址 1985H20：1¹⁰⁰及苗圃北地 M17：2¹⁰¹相似，应属于殷墟二期器物。

从墓葬出土的铜器来看，M21：1 铜鼎与 05 范家庄 M4：7 铜鼎¹⁰²形制相似，纹饰略有不同，应同属于殷墟二期。M26：2 铜爵、M26：3 铜觚分别与 59 武官 M1：6 铜爵、M1：8 铜觚¹⁰³形制、纹饰近同，时代为殷墟二期早段（M26 整体年代比武官 M1 稍晚）。M41：3 铜爵与殷墟西区 GM1118：3¹⁰⁴铜爵近同，M41：4 铜觚与大司空 M303：110 铜觚¹⁰⁵近同，时代为殷墟四期。

综合来看，该遗址的年代主要为商代晚期，涵盖殷墟一期到殷墟四期，其中殷墟二期到殷墟四期占比较重，个别墓葬的年代已进入西周。

（二）铸铜遗址布局概况

由于此次发掘受建设征地范围、村民土地占用等因素的影响，辛店商代晚期铸铜遗址的全貌未能全部了解。从辛店遗址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遗址核心区位于西部，东部可能为制作陶模、陶范的取土区。特别是探方 T1~T3、T6、T7 连在一起，房基、道路、灰坑、烘范窑、阴范坑、水井、残窑炉等各类遗迹十分密集，甚至相互叠压，形成了遗址的核心区。除了与铸铜有关的遗迹外，这一区域也是墓葬的密集区，集中了如 M21、M41、M23、M35、M39、M40 等较大形制的墓葬，是一个典型的“居、葬、生产合一”商代晚期社会聚落形态。而遗址东部很大范围内都是这一时期大型取土坑，废弃后作为灰坑使用，最深的可达 4 米以上，其中填埋了部分陶范残块和陶片等遗物。

（三）价值与意义

1. 此次发掘收获颇丰，特别是本次发掘的商代晚期大型的族邑聚落基址，是在安阳市以北安阳县区域内的首次发现，为研究殷墟布局及殷墟文化的影响提供了新资料。遗址遗迹分布密集有序，整个遗址的墓葬和手工业遗址没有明显的区域分隔，居址、道路、灰坑等遗迹和

墓葬互相叠压，体现了殷墟时期“居、葬、生产”三位一体的社会形态，印证了雷兴山提出的商周时期手工业者“居葬合一”理论^[6]。

2. 本次发掘发现的殷墟时期大型铸铜遗址，这是除了殷墟范围内铸铜遗址之外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的商代晚期铸铜遗址，其时代属于殷墟二期至四期。从考古发掘来看，这是一处与殷墟同时期的商代晚期大型族邑聚落及大型的手工业铸铜作坊，从出土的铜器上所铭族徽看，这里主要集中了以“戈”“天”族为主体的商代晚期族群，带有该族徽的器物在殷墟铁四路、戚家庄、刘家庄、大司空村等地都有发现。

据《史记·夏本纪》记载，“戈”是帝舜有穷氏所封之国，夏中期，被少康之子后杼所灭。“戈”国被灭后，该族仍有延续，商周甲骨卜辞和金文中均有“戈”字出现。据统计，商周青铜器铭文“戈”族徽出土地共计 7 省 12 处^[7]。随着近年来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戈”族徽器和出土地点又有增加，但该族在商周时期的族氏地望至今仍颇具争议。此次“戈”字族徽青铜器的出土为研究“戈”族和“天”族的文化、起源、交流与传播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3. 辛店商代晚期文化遗址从地理位置上看不属于殷墟遗址范围内，但其文化内涵又与殷墟遗址内发现的文化内涵相同，也有着相同的族属。从大的区域来看，这一聚落又与殷墟相近，是殷都东北方一处重要的军事、政治屏障，拱卫殷都安全。其性质应与 2012 年发现的安阳市人民医院新址商代晚期文化遗址（东南距殷墟约 8 公里）、2016 年内黄县河村商代晚期文化遗址（东南距殷墟约 60 公里）相同，都属于“大殷墟”范畴。

殷墟中心文化遗址及周边同一时期相同的文化遗址共同构成了“大殷墟”文化，成为真正的“大邑商”。

4. 从发掘现场来看，遗址的各种铸铜要素齐全，甚至还发现了在殷墟未曾发现的烘范窑，是商代晚期一处非常典型和重要的铸铜作坊遗址。从出土的鼎、簋、觚、爵、斝等青铜礼器

陶范残块来看，该铸铜作坊与殷墟已发现的铸铜遗址相同，均为当时青铜礼器重要的生产基地。殷墟之外铸铜手工作坊的发现，表明青铜文明已深刻影响了殷墟附近的重要族邑聚落。同时也说明，在殷墟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持续得以推广，影响扩大，一批专门以青铜器铸造、销售与交换为职业的手工业生产族群逐步形成。这也为殷商文化的影响、传播与交流提供了动力。

5. 值得注意的是，在 M21、M41 内出土了商代晚期的漆豆、觚、罍等漆器近 10 件。这是商代晚期单次出土漆器最多的一次，器形丰富，色彩艳丽、纹饰精美，为商代晚期漆木器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附记：本次考古发掘领队为刘彦军，参与发掘的有孔德铭、胡玉君、申明清、孔维鹏、焦鹏、梁宇、赵继等人，现场绘图申明清、孔维鹏、赵继等人，器物绘图周丽娜，航空摄影及发掘平面图绘制孔维鹏，现场及器物摄影申明清、孔德铭，发掘整理资料孔德铭、申明清、胡玉君、孔维鹏等。本次发掘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各位老师的指导。

执笔：胡玉君 申明清
孔德铭 孔维鹏

-
- [1] 孔德铭、焦鹏《河南安阳市任家庄南地商代晚期铸铜遗址 2016~2017 年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8 年第 5 期。
- [2] 岳占伟《2000~2001 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 年第 3 期。
- [3] 黄曲《周原遗址西周陶器谱系与编年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年。
- [4] 牛世山等《殷墟出土陶器》，第 66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第 88 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4 年。
- [6] 同[4]，第 385 页。
- [7] 同[5]，第 121 页。
- [8] 同[4]，第 218 页。
- [9] 同[4]，第 145 页。
- [10] 同[5]，第 100 页。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 29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殷墟新出土青铜器》·第 176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图版九五、九四·文物出版社·1985 年。
- [14] 同[13]·图版二〇六。
- [15] 同[12]·第 324 页。
- [16] “居葬合一”理论为北京大学雷兴山率先提出·但尚未进行正式发表。
- [17] 王长丰《殷周金文族徽研究》(上)·第 27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 (责任编辑：杨冠华)

The Excavation of a Bronze Foundry of the Late Shang Dynasty at Xindian in Anyang, Henan, in 2016

Anya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From May to July 2016, in order to cope with capital construction, an excavation was carried out by the Anya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on a large scale bronze foundry, dating from the late Shang Dynasty. It was located southwest of Xindian village at Anyang City in Henan Province. Parts of the construction foundation, the roads, trash pits, cellars, baking kilns, bronze casting remains, and tombs of the late Shang Dynasty were found. A large quantity of moulds and pottery tools used for bronze casting in the Shang Dynasty were also found. Other objects discovered include bronze ritual vessels, bronze weapons, bronze tools, lacquer wares, jade, and pottery. The site was approximately 10 kilometres from the site of a palace and temple area of the Yin Dynasty. 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finds from the late Shang Dynasty in Anyang in recent years and provided the most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complete layout of the Yin Dynasty Ruins and the history of smelting and casting technologies in ancient China.